

女人的力量

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，我和母親在無錫遊玩。初夏的江南已經很炎熱了。中午我們從惠山公園出來，忽的平地裏轟然一陣狂風，吹沙走石，颳得人心裏發毛。我們去弄堂一家小飯館吃甜甜的無錫小籠



如是我見
侯宇燕

包子，灶上還煮着一大鍋小螃蟹，熬得爛爛的，大概是為給包子湯汁提鮮用的。正吃着，一對情侶進來，女孩子看着諾基亞手機對男生說：「四川地震了。」

那天稍晚的無錫火車站，到處充滿了行色匆匆的乘客。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二十出頭的女孩子，戴眼鏡，小個頭，背上背着一個鼓鼓囊囊的大書包，兩手又各拉着無比碩大的旅行箱。行李的重量使她無法直立行走，只能半蹲在地上，硬拖着箱子向前挪動。她的神情令我動容：緊咬嘴唇，兩眼死死盯着前方。那時我還不知大地震的破壞性，但我無端覺得這個女孩就是川妹子，她身上有着那種堅強到極點的精神。

說起來，這種柔軟又堅強的中華民族的女性精神，不僅存於一時一地，它有時就在我們自己的承繼裏。二〇〇四年至二〇〇五年我在英國留學，就常常像這個女孩子那樣負重前行。當然那重量不可與之同日而語。記得曾經像英國本地人常常做的那樣，一條腿跪在地上，另一腿蜷曲，把在菜市場買的一大堆蔬菜水果努力往雙肩書包裏塞。旁邊兩個從台

灣來的男生在那裏指指點點竊竊私語，好像在嘲笑。在我身邊的地上還放着兩個印有TESCO超市字樣的大購物袋，裏面裝滿了牛奶、豆漿、麵包、果醬或花生醬等食物。

我就是這樣背着沉重的雙肩包，雙手各提一個大購物袋，在北海七八級的冷風裏踽踽獨行。路過一些雖陰沉卻很可親的小巷子，在那些賣茶或賣早餐的，從窗戶裏可以看見樓梯紅地毯的人家台階旁放下口袋，喘一口氣，摸出手機給萬里之外的父母打個電話，報個平安，再一鼓作氣，向前而去。

在暮色夕照的時分，我也常常看到一些美麗的年輕女子。她們在寒冬裏，冷風中還穿着典雅的衣裙，繫着五顏六色的小紗巾，一絲不苟地抹着口紅，提着沉重的口袋，一步步地走上高聳入雲的大橋。看着她們的背影，我就會感到力量。有時聯想起紀錄片裏二戰時期為躲避德國轟炸，拖兒帶女藏身在地下鐵的英國女性們。她們的男人上前線去了，她們則依舊穿着裙裝，面帶鎮定的微笑，好整以暇地維繫着家庭的平和。攝像機一排排地照過一個個這樣的家庭。端坐在地上，照看着熟睡孩子的女子們，擠滿了人卻寧靜如空谷的地下鐵……那種力量也是令人動容的。那是老英國味兒的代言，也是動盪中全世界所有女人力量的代言。



▲第五十九屆威尼斯雙年展呈現藝術與科技的融合。 網絡圖片

夢中的牛奶

因疫情而延期一年的威尼斯雙年展（Venice Biennale）終於在四月底揭開序幕，共有來自五十八個國家的二百一十三位藝術家參展，同場亦設立八十多個國家館。每屆雙年展的主題都值得細



黛西札記
李夢

味，今次的「夢之牛奶」（The Milk of Dreams）也不例外。這一主題源自一九五〇年代墨西哥女性藝術家卡林頓（Leonora Carrington）創作的同名繪本，繪本畫風如其名，充滿奇異另類的想像與創造，不乏超現實主義與抽象元素，令人聯想到當下混沌微妙、變動不息的世事。

而這，也是今屆威尼斯雙年展總策展人阿萊馬尼（Cecilia Alemani）以及一眾參展藝術家希望向觀展的人們傳遞的訊息：不論在歷史抑或當下，當人類面對種種不確定的危機和挑戰時，藝術、科學與神話的交織與互文，如何豐富及滋養指向未來的期盼與希望。

作為威尼斯雙年展歷史上第五位女性策展人、也是首位意大利女性策展人，阿萊馬尼無意為今屆展會貼上「冠狀病毒雙年展」的標籤，而是希望能夠跳脫出來，不止於描繪疫情下所見所感，更能透過藝術創作和觀賞，把握世事背後的變化與折轉。女性和多元性別

藝術家的作品，因此成為展會矚目的焦點之一。金獅獎最佳藝術家獎被黑人女藝術家西蒙尼·雷伊捧走，而在公布的參展藝術家名單中，超過九成為女性，這不單是威尼斯雙年展歷史上的首次，對於全球知名的藝術展會而言，亦是極富突破性的做法。

活躍在當代藝術領域的女性藝術家、策展人和評論家，早已不甘心扮演從屬或點綴的角色，而是希望掌握更多話語權和主動權。她們作品中展現的原創力量 and 問題意識，也讓她們足夠有信心站出來，展示「她力量」，挑戰藝術世界中男性為中心的刻板印象。

今屆雙年展另一個不容忽視的主題是科技與藝術的結合。非洲國家喀麥隆首度參與威尼斯雙年展，便帶來以「加密藝術」（NFT）為主題的新鮮創作；而中國國家館的主題「元境」（Meta-scape）一方面由中國藝術的「境」中獲得啟發，另一方面亦暗示科技與自然融合之可能。不論科技領域的術語和概念如何挑戰藝術世界慣有的模式和認知，當藝術與科技相遇之後，藝術的邊界顯見地拓寬了。過往的誤解與阻礙日漸消弭，實體和虛擬融合以催生全新的形態和情景，這些無疑為人們想像力的馳騁提供了更廣闊的平台。

《三希堂法帖》選展



市井萬象

《三希堂法帖》選展現正於武漢市華中農業大學藝術館舉行。《三希堂法帖》全稱《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》，為清代著名的匯刻叢帖之一。本次展覽共有包括王羲之《快雪時晴帖》、王獻之《中秋帖》、王珣《伯遠帖》在內的十七幅作品（複製件），以及四箱三十二冊《三希堂法帖》原件參展。

穿越時空



英倫漫話
江恆

近年流行穿越劇，英國也不例外，有部鼻祖級穿越劇《超時空奇俠》（Doctor Who）家喻戶曉，播放了將近六十年，並因此列入健力士世界紀錄，其中有一集講述畫家梵高穿越回現代看自己的作品，至今好評如潮。

劇中主人公博士利用他的時間機器，將梵高帶到了二〇一〇年的巴黎，參觀以收藏梵高作品著稱的奧賽美術館。當一生窮困潦倒、寂寂無名的梵高看到牆上掛滿自己的畫作，聽到人們對畫作的欣賞和讚美，頓時驚呆了，尤其美術館館長說到，「梵高徜徉在普羅旺斯的田野上，不僅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畫家，作為一個人類個體也是同樣偉大的。他對色彩的掌控無與倫比，他把生活中遭受的痛苦磨難轉化成了畫布上激情洋溢的美。這種糅合熱情與痛苦來表現人世間的壯麗，前無古人，也許後無來者」，面對這些遲來的肯定，梵高熱淚盈眶。

穿越劇的美妙之處，就在於可以在時空的世界裏任意馳騁，梵高能夠看到自己在後世的盛名，簡直死而無憾，這不知滿足了多少人美好的心願。現實中的穿越呢？同樣魅力無窮，就像我在倫敦貝爾法斯特號（HMS Belfast）戰艦博物館，化身成近百年前的水手，在迷宮般的船艙內穿行，感受森嚴的等級制度，與歷史來一次美麗的「邂逅」。

我登上貝法號戰艦時，正值其建成八十周年紀念，有些原本不對外開放的船艙首次接待訪客，例如戰艦「心臟」的指揮室等，也讓我得有幸一睹這艘老爺船的真容。和世界上很多艦船博物館相似，貝法號也完好無缺地保存了原貌，除了內部曾經做過結構性改動，設備都如假包換，一些鐵管子和鐵把手，磨掉油漆的部分還亮閃閃地停留在那裏，彷彿提醒參觀者有無數人撫摸過它，而當你用手觸碰它時，就像在與那些前人對話。

最吸引我的當然是想探究貝法號上發生了哪些故事，為什麼在眾多戰艦中唯有它成為幸運兒，得以保留和展覽，並且每年接待來自世界各地數以萬計的遊客？找到答案並不難，甲板上那四座一百五十二毫米口徑主炮，就述說了它在二戰時期

的巔峰時刻，作為英國皇家海軍輕型巡洋艦的主力戰艦，它參加了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的諾曼第登陸戰，於清晨時分率先向岸上的德國炮台猛烈開火，以壓制對方火力和為盟軍登陸提供掩護。據艦上水兵回憶，由於炮彈震懾力太大，導致戰艦上的廁所被震裂。在諾曼第的五個星期裏，貝法號共發射近二千發六英寸炮彈，直至盟軍戰鬥推向內陸，超出火炮射程行動才宣告結束。

然而貝法號成為博物館並非完全靠它在二戰中的高光表現，當中包含了倖倖成分，在倖存的二戰艦船中，眾多戰功卓著的戰艦拆的拆、賣的賣，唯有貝法號保存得最好，加上英國文物保護界人士的推動，其才免遭報廢的命運。坊間另有一種說法，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北愛爾蘭掀起的獨立運動，令以北愛首府命名的貝法號有了政治意義，將其永久保存並對外展出，可以時刻表明英國擁有對北愛領土的主權。貝法號經過維修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正式向公眾開放，八十年代又被轉移至倫敦，直到今天它仍靜靜地停泊在泰晤士河上，與附近古老的倫敦塔橋和現代的金融城相映成趣。

貝法號本應無關政治，正如博物館長伊恩所說，它只是歷史的見證者，並真實地還原了船上的一切，讓公眾可以像當年的水手那樣，穿越八十載時空，在相同的梯子上爬上爬下，體驗他們的生活，發現船上的故事。比如，貝法號在北極執行任務時，戰艦的甲板上寒風刺骨，一名船

員因手被凍在鐵門上而未被大浪沖走。還有幾個小吊床是為貓所配備，那時要靠牠們對付老鼠。上世紀七十年代人們忌憚狂犬病，貓才被趕下船去。再有船上生活設施也一應俱全，甚至包括了小賣部和教堂，水手的妻子生了孩子可以抱來受洗。此外，官兵的等級制也十分森嚴，軍官享有單獨的浴室和臥室，士兵只有吊床，有時甚至只能睡在過道上。類似的等級觀念，英國軍隊沿用至今。

還有一個特別之處，就是船上專設的酒窖，水手們每天可領取限量供應的朗姆烈酒，以便為身體補充「燃料」，這也是他們全天最興奮的時刻。該傳統要追溯到幾個世紀前，英國作家米爾頓在《改變歷史的香料商人》一書中寫道，酒是商人出航時必帶的物資，而且數量龐大。書中羅列了某商船一份清單：四個月啤酒，每人每天一瓶，總重一百七十噸；八個月的蘋果酒，總重一百七十噸；八個月的葡萄酒，總重八十噸。當然軍艦也不例外。不過，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，英國海軍為防止酒後事故已全面禁酒。只是當我站在酒窖前，眼前仍不禁浮現出水手們揮杯換盞、酒氣熏天的場面。

如果說貝法號的「穿越之旅」足夠精彩，那同樣靜泊於泰晤士河畔的卡蒂薩克號（Cutty Sark）博物館又何嘗不是？這艘現今存世最古老的帆船，一個半世紀前載滿中國茶葉、絲綢和瓷器，繁忙地穿梭於歐亞大陸，一如它那多重含義的名字，留給世人無盡的想像空間。



▲貝爾法斯特號（HMS Belfast）戰艦停泊在倫敦泰晤士河上，並由帝國戰爭博物館運營展覽。 © IWM

孟夏草木欣



文化什錦
李仙雲

每到立夏萬物並秀之時，《禮記·月令》中記載的那盛大的祭拜場景，雖阻隔千年卻在古卷中鮮活地呈於眼前：禮樂裊裊聲裏，舉目皆是一片「朱明」火熱之色，皇帝帥三公九卿「乘朱路，駕赤騮，載赤旗，衣朱衣，服赤玉」，他們無比莊嚴神聖地「迎夏」於南郊。崇尚「天人合一」的古人四方皆與節令相呼應，而立夏恰是燦燦驕陽從南方移步而來之時。在茵茵草木的清雅馨香裏，我也「合天地之機」閒坐林間，觀雲舒雲卷，賞幽鳥歡嬉，展一卷書香，讓自己心慕古人。

「孟夏草木長，繞屋樹扶疏。眾鳥欣有託，吾亦愛吾廬。既耕亦已種，時還讀我書。窮巷隔深僻，頗回故人車。」詩詞若一葉輕舟，倏然間就載着我神遊至魏晉陶淵明的屋舍院落。那被綠樹濃蔭環繞的茅草屋，萋萋碧草肆意蔓枝攀爬，鳥兒在呼朋引伴啾啾歡鳴，滿目的草鮮蝶繚綠意蔥蘢，雖身居茅屋卻自在如仙。毋須「摧眉折腰事權

貴」，也謝絕友朋叨擾，「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」，給生命來一次放逐，讓它飄搖於俗塵之外，神遊書卷獨享那一份美妙逍遙。「歡言酌春酒，摘我園中蔬。微雨從東來，好風與之俱。泛覽《周王傳》，流觀《山海》圖。俯仰終宇宙，不樂復何如？」吟哦至此，總憶起那年遁居鄉下祖屋，母親在綿密輕柔的雨絲細風裏，在田畦間採擷幾樣盈滿露珠的蔬菜，那清淡的歡愉才是人間至味。「仰觀宇宙之大，俯察品類之盛」，在浩渺宏大的宇宙間，生命之短促不就在這俯仰之間嗎？

「欲知春與夏，仲呂啟朱明。蚯蚓誰教出，王荏自合生。簾蠶呈繭樣，林鳥哺雛聲。漸覺雲峰好，徐徐帶雨行。」細品唐代元稹的這首《立夏四月節》，隨着火神祝融為我們推開夏日的門扉，雖相隔千年，可那「立夏三候」的「人間物事」依然樂此不疲地上演着。荷池稻田，青蛙鼓起腮幫「呱呱呱」狂唱不休，直喚得深埋地下的蚯蚓從泥土裏鑽出來，大口地呼吸着新鮮空氣。俏皮萌萌的黃瓜在支架上肆意地盪着鞦韆，隨手採摘一枚裹着毛刺的水靈靈嫩瓜，嘗一口鮮

香脆爽。已被桑葉餵飽的蠶兒慵懶地躺臥於竹簾，開始悠然結繭。鳥兒在草叢間細嗅慢尋，倏然間叨起蟲子振翅飛入巢穴，去餵食牠的幼鳥。節令至此，四野裏一派蓬勃葳蕤，雲霧繚繞於山峰，煙雨濛濛中樹青草碧一切都如濯洗過一般醒目怡心。

節令徒轉，時光駒駛，這個被疫情阻困打破了生活常規的春天，百花千卉依然踏着節令的鼓點兀自妖嬈凋謝。當眾芳相繼離去，萬物似進入了繁衍孕育的「蕃秀」之時，火紅的石榴花卻在這「綠肥紅瘦」之時悄然登場，不由叫人想起宋朝楊萬里的《初夏即事十二解·其四》，「從從節序暗相催，曆日塵生懶看來。卻是石榴知立夏，年年此日一花開。」這立夏之花着「朱明」之色的華美麗裙，在枝間吹起了一支支小喇叭，直吹得熱風熏蒸莊稼猛長，蜂鳴蝶舞間把立夏之妙曼盡現人間。

古人將壯麗宏大之事謂之「夏」，當節令進入這個盛大濃烈、萬物繁茂生長之時，讓我們傾聽自然之律動，步入立夏之郊野，仰觀雲錦如花，遙望澹澹碧水，俯看菜蔬鮮翠，感受這一季的夏秀之魅。